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走進世界盃（二）

世界盃足球賽，是全球電視收視率最高的項目之一，尤其是當自己國家的球隊能夠進入決賽周，當地觀眾就會全城投入，瘋狂慶祝，可惜香港代表隊至今還未試過進入世界盃決賽周；話雖如此，但每屆電視台的世界盃報道，其規模就好像香港隊已打入決賽周一樣，作全方位採訪報道，這就看出了香港觀眾對足球的熱愛了。

香港電視台的報道，通常是會追訪當時香港球迷熱愛的國家球隊，如巴西、阿根廷、英國、荷蘭、西德（現今德國）、意大利、法國等等。記得1986年墨西哥世界盃，TVB派出外景隊，但因資源有限，未能對每一隊進行採訪，除了拍攝一些花絮，就只能報道在墨西哥城附近的球隊，而當屆我主要工作是負責52場波直播及剪輯每場精華給亞洲廣播聯盟會員國家轉播，雖然精彩，但略有遺憾未能帶觀眾置身其境。

到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我負責世界盃前奏節目《進軍意大利》，到意大利羅馬拍攝當地世界盃準備情況，訪問意大利足總、球員及一些市民，了解他們如何迎接世界盃；往意大利前，有朋友提醒說意大利治安不好，萬事要小心。我在羅馬拍攝了一些有關世界盃外景，留了四日，便回香港了，其間並無遇到朋友提醒治安的問題；而其他同事則繼續留在羅馬拍攝《寰宇風情》旅遊節目（這是電視台的習慣，「一雞多吃」，可省回機票錢），但我一到達香港回到公司，就收到消息，留在意大利羅馬的攝影隊給當地賊人搶去了攝影機，不止30多萬港幣的攝影機沒有了，一班同事沒有主要器材也就開不到工，最後公司需馬上派專人把攝影機送過去給他們才可繼續工作，而當時負責送攝影機過去

的同事就原機「遣返」回港了。

直播世界盃對我們而言是最辛苦的，通常要留在電視控制室8至9個鐘頭，因為一晚要直播2-3場賽事，而場與場中間就會安排一些本地足球專家、教練、球員等等講解賽事，增加資訊性；另外為了加強娛樂性，還會邀請一些藝員同事或一些電影界的知名人士一齊「講波經」；通常在世界盃期間很多人都變成了「足球專家」，而這段時間的收視也不錯。經過多次經驗我發現，原來有很多觀眾，是喜歡聽他們一班藝人講波經；雖然他們並不是足球專家，有時更「亂講說話」，但這樣可能更近似觀眾自己與一班朋友相約在家睇波的感覺，從而吸引到他們觀看；不過亦有些觀眾會批評，為什麼找一些完全不認識足球的人士去講波呢？但我的處理方法是在比賽時全由足球評述員或球員去評述及分析，其餘沒有比賽的時間就交給一班藝員等去討論另類波經，我的用意是希望提高節目的娛樂性，這樣就能吸引一班不是球迷的觀眾也一起收看。相信各位球迷都試過觀賞直播賽事時，受廣告「干擾」的不快，下次會討論香港電視台何時在直播足球時不加插廣告。



■攝於1990年意大利足總正門。作者提供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來自佛山的「迷你月」

白居易說荔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三日過後色香味俱變，月餅不至於期限那麼短，但也肯定十日色變廿日香變了吧。所以當月餅廣告開始鋪天蓋地在電視報章出現時，我必然第一時間就先買了自己心愛的蓮蓉，不然農曆七月推出市面的月餅，等到八月十五中秋才吃，哪還保得住色香味？月餅，還是中秋前吃才好滋味。

可是今年最愛那一家的蓮蓉，舌尖評價也跌分了，不是老餅家水準下降，而是情有獨鍾，多月來已迷上另一類似迷你月餅的「榴槤餅」了。

一向至愛榴槤，可是與榴槤有關的餅類從來看不上眼，只是偶然一次客從故鄉來，送來幾袋包裝耀眼的「榴槤餅」，姑且一試之下，竟然發覺與其它榴槤餅類有所不同，意外驚喜在還不是香港製造的，是佛山地道家鄉產品，從外觀悅目的包裝到品質，想不到已



■勝在月小也團圓。作者提供

大地巡走
謝祺相

中秋節遐想

每年中秋節都有許多遐想，尤其身處異鄉無法與親人團聚時，從心底湧出的強烈思鄉情，彷彿能夠蝕骨銘心，教人日漸消瘦。

中秋節時葉落紛紛，太多的葉隨秋風遊走，無法與枝和幹過一個團圓的中秋。人也如秋葉，在人潮人海中浮沉起伏，生活的浪頭洶湧澎湃，打散了多少人團聚的心思。但願每年的中秋節，能夠秋風暫歇，能夠風平浪靜，能夠闔家團聚，能夠其樂融融。年邁父母的白髮如中秋枯草，在秋風裡搖曳，多像召喚親人的手勢，他們臉上的皺紋，年復一年又加深很多，這些令人心疼的歲月的清蹺，隱藏着多少艱辛與思念。

中秋節本是醫治思鄉病的良藥，卻總有人在佳節之際加深病情。年幼孩子自然不知歲月愁苦，他們可能在節日裡歡呼，在秋風裡嬉戲玩耍。人生就是這樣，年少的歡樂可以抵去古老的哀傷，孩子的蓬勃朝氣也可以抵消成人難以忍受的老氣橫秋。人們總能找到一個平衡點，一個生活的平衡點，一個情感的平衡點，中秋節就是一年中最重要平衡點，但願這個點足夠堅固。

回首過去，度過了很多中秋節，有幸福甜蜜的中秋節，也有苦澀分離的中秋節。人們無法記得每一個中秋節的細節，卻能記得過往的幸福和溫情；人們忘卻了諸多遺憾，卻堅信那些美好的心願一定會達成。每年中秋既相似又不同，人們從年幼無知到閱盡人生，隨着年齡的增長，中秋節也在悄然發生着變

化，這既有時代發展的變化，也有心理成長的變化。中秋是一年當中最好的時節，既不炎熱也不寒冷，天高雲淡瓜果飄香，就像人到中年，四十不惑，頓悟了許多問題，再沒有那些不靠譜的想法。人與節日的經歷相似，自然能引起心靈的共鳴，中秋節是歷經炎夏後的休整，中年人是經歷溝溝坎坎後的平復，此中相互理解的感覺奇妙極了，可惜不到年齡不懂。

每年都守着一輪明月過中秋，人們給自己的生活找出各種參照物，為的就是讓每一天每一每年都過得不一樣。今年的月亮還是去年的月亮，它的變化微乎其微，可是在人們眼中，月亮也在成長，也在成熟，也學會了戀愛與思考，學會了憂傷與快樂。七情六慾是很神奇的感覺，說是說不好的，希望月亮也能夠去自我感覺。

人們喜歡賦予月亮以神奇色彩，才有眾多的神話傳說，這也是排解消極情緒的好辦法，也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種上一棵希望的幼苗。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神話中的人物，擁有無與倫比的大神通，這樣就可以過一個隨心所欲的中秋，就可以與親人長相廝守。

中秋節時想法愈多，說明對人生對未來愈充滿希望。月有陰晴圓缺，人生不可預知，未來充滿各種可能，需要每一分每一秒去體驗，這才是人生的奇妙之處。

中秋節只不過是一個節日而已，只代表著一天的心情，好也罷，不好也罷，還有許多精彩的日子在等着。

方寸不亂
方芳

「戰地」喜宴

連續兩個星期的周末，出席朋友在尖沙咀的壽宴和婚宴，尖沙咀是暴亂「高危地段」，主人家的喜宴都是半年前或一年前所訂，不能說取消就取消。

因為是朋友的喜事，「高危」仍是要前往道賀的。我們都有預算，萬一宴會進行中遇上暴亂，頂多租住宴會酒店過一晚。

朋友壽宴的前一天，尖沙咀正是打到七彩，當晚該區的宴會真的全部取消了；倒是擺壽宴當天，暴亂者去了堵塞機場，尖沙咀「高危地段」無端得個太平盛世，壽宴主客無驚無險，盡興而歸。

出席另一場婚宴也是在周末的尖沙咀，太子、旺角是戰場，港鐵封了幾個站，尖沙咀仍有一段距離，婚宴如常進行，宴會期間，賓客無不留意事態發展，主人家到敬酒環節，舉杯「飲勝」之聲不絕，觥籌交錯之際，突然有賓客報料「已經打到佐敦了！」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大家都擔心堵路、封站，紛紛提前離席。一時間賓客走了一半，對主人家雖是掃興的，但也體諒；「戰地」婚宴得以完成，當然更多是感恩。

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的，中環站被打個稀巴爛，站外火光熊熊，固然令人驚心，但翌日的中環金融地段，卻是運作如常，港鐵站復開，好像沒事發生過一樣，沒有被暴亂打亂節奏。

說到這裡不能不讚揚港鐵員工，他們被暴亂者包圍，語言侮辱，激光照射，車長被毆，但他們憑着專業精神和承擔感，把屈辱安危暫且放下，讓港鐵能在短時間內修復重開，保證了社會運作，他們都是可敬的人。正是可敬的人不少，我們有理由相信，香港雖然前路艱難，還是有希望的。

百家廊

扶雲

潤如玉的一輪圓月高懸中天，悠悠然俯視着人間萬家燈火。沐浴在如水般的月色裡，遐思慢慢打開。想像豐富的晉代傅玄在《擬天問》中說：「月中何有？白兔搗藥。」《淮南子》言：「月中有桂樹。」到唐代，段成式則演繹出吳剛在月宮砍樹的故事。每年中秋時分，月亮裡的桂樹和月兔隱約可見。

「月似圓盛色漸凝，玉盆盛水欲侵稜」，「皓魄當空寶鏡升，雲間仙籟寂無聲」，賞月的清光麗景，真如一幅入境之畫。因月亮的無限風情，李白有了「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張九齡有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王安石有了「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蘇軾有了「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千里明月寄相思」，人們把圓月當作親人團圓的象徵，另外月亮還蘊涵着兩兩相望的情感寄託。李白《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把明月當成友人，邀月下下來一起飲酒，幻化出月、影、人複雜多變的感情。「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千百萬年來，月亮盈盈缺缺，涓涓流年，兀自逍遙；不妨釀一杯清酒，慢慢吸飲，這樣詩與月都醉了。

中秋晚上，我和妻子、孩子去散步。路上人很多。月亮很大、很圓，但我發覺幾乎沒有人在看盡賞月。心底裡多麼渴望，有許多人像看流星雨一樣注目月亮，並對月亮發出驚嘆。有時，人們只是匆匆瞥一瞥，便把目光移去了。如今，看月的詩意，真的遊走了嗎？

說實在的，賞月亮只是中秋的配角了，吃月餅才是主角。在去年的中秋節，內任家四歲的小家伙，畫意大發：「媽媽，我送您一個紙月餅？」媽媽搖頭：「不，不是月餅，是月亮亮。」小家伙堅持：「不，八月十五吃月餅，不吃月亮亮，我要畫月餅。」是的，八月十五不「吃」月

琴台客聚
伍采采

算起來我的小花園已快十歲了，在近十年的種植過程中，它和人一樣，漸漸地有了自己的風格。其中也有石頭的一份功勞。

因為住得離河邊近，我每次出去散步，都會順手帶幾塊鵝卵石回家，那些形狀各異，大小不一的鵝卵石散亂地擺放在花園各處，日子久了，一些栽植得比較低矮的植物的蔓藤爬上去，便使得整個花園有了一股充滿生機的野趣。

我不喜歡收藏東西，但不知怎麼回事，有一段時間家裡的石頭忽然多了起來，有自己外出旅遊帶回的奇形怪狀的石頭，也有一些是親戚朋友送的，其中有一部分是黃蠟石。家裡擺不下了，便把一堆大大小小的黃蠟石搬到花園裡，丟在那些鵝卵石之間。我以為所有的石頭都一樣，本來就是天地孕育出來的，自然經得起風吹日曬雨淋，於是把收藏石頭頗有心得的朋友曾經傳授的要給石頭打蠟上油的經驗拋到一邊，任由石頭在花園裡平等地享受自然的一切。

書聲蘭語
廖書蘭

盼香港局勢盡快平復

香港是近代中國的奇跡，是中國一扇彌足珍貴的窗口，經過英國人

殖民155年，我們擁有東西方文化精髓，這百多年來，說得上，我們奉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除了小量的外籍人士外，大部分都是南來的中國人，我們有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也有西方現代文明的法治精神。

香港臨海，高樓大廈的腳跟就是大海，擁有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優良海港——維多利亞海港，據聞當年1840年英國就是看中這個深水海港，既可吞吐躉船，又可容納潛水艇。

香港沒有兩大天災，沒地震，沒海嘯，卻有三大寶藏，有天然的地理優勢，是自由貿易港，匯聚了世界各地的資金和精英人才，這是香港先天財富加上市民勤奮務實的成果，可稱得上是舉世無雙的一顆東方之珠。我們到了國外，當你說：「我來自香港！」那是一句底氣十足的回應，以做香港人為傲！

我特別喜愛茶餐廳，香港東西文化在這裡表露無遺，茶餐廳有中餐有西餐任你當下憑喜好挑選，除了有咖啡有絲襪奶茶，還有鴛鴦。如果有人問我：「香港什麼最多？」我會說：「人，最多！」香港，無論你走在哪裡，或坐或站或行，到處都是人！但是啊，現在

呢？海洋公園沒有人，餐廳酒樓如骨牌效應陸續倒閉，商場空蕩蕩。外國遊客不敢出街以免惹上無妄之災！電視新聞報道，「夜晚情況不斷擴散，蔓延到尖沙咀、旺角、太子、黃大仙各港鐵站，沿途破壞港鐵站設施。港鐵宣佈：荃灣線及觀塘線，兩線全面停駛。」有暴徒示威者之後竟然破壞中環港鐵站，看着熊熊燃燒的火焰，我的心在滴血，我的眼在淌淚，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啊！

特首已嚴正宣佈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她今次說得很具體，即在立法會復會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必會按議事程序撤回有關草案。這次不是壽終正寢，而是入土為安。我盼了很久的「平衡點」，終於出現，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香港最壞的情況將會過去，局勢會很快平復。祈願天祐吾土吾民！



■祈願天祐吾土吾民。（攝影林偉強）作者提供

賞月遐思

亮。那，別的什麼時候，你「吃」過月亮嗎？對於月亮，現在有誰像李白、杜甫那樣——真正動情地把月亮「吃」到心裡去了？一輪明月，一地清輝，什麼時候被人們懈怠了呀？

月亮光華萬丈地懸在天上，靜靜地像訴說什麼。繁忙的都市生活，讓多少人丟掉了賞月的生活……即使我們有閒暇，也多是談這說那，或刷手機屏；即使我們在散步，也不習慣抬頭注目那一輪明月。

就像不再專注欣賞久違的藍天一樣，很多人也不去靜靜地凝望月亮。天上的月亮，是那樣包容、意味深長，你的內心為什麼沒有意味深長地去包容一輪月亮呢？很早的時候讀過一首詩，說是「握住月亮的手，一股清涼上心頭；貼上月亮的臉，就像左臉挨右頰。」也許，只有內心豐富並且執着的人，才擁有這種感覺。

但是，月亮畢竟是普天下每一個人的。對尋常的窗前人，熟視無睹，不解風情，不是我們的心太急切功利了？也許，我說得重了。有些人，不是不喜歡賞月亮，是怕人家笑話自己：賞月的人太酸、太迂。可賞月就像種蘭，要的就是縷縷暗香襲來、悠悠清氣伴左右；凝聚着的就是靜靜蕩漾、無盡無止的心氣呀，你到底在乎什麼呢？

月亮的美麗，也許不如歌詞裡唱的那樣美。但，那種心靈的會意，的確是——需要定睛、聚神去發現的呀……單薄的清輝，讓人將她誤解成明亮。可月亮常常變化，某一時段，她像剛剛出浴的美人一樣，嫵媚而新，她的光芒也許乾脆地傾向於流瀉了。而月亮的那種寂靜，聽不到一點點的聲音，像井井有條織着的網，在夜裡靜靜地鋪着。

尋月、賞月，真的要有清風明月之心。有不少數的人，很少注意天上的月亮，很少留意地上的月光。用目光摘下一個月亮來，用心聞着，似乎只能是詩境了。可詩境，也是從凡境中來；那麼，你現在就來做一個看月、賞月的人吧。看呀，你的身上，幾乎惹起了月光的一點點光亮了。有這樣的情趣，你怎麼會不開心呢？

海邊的潮水，漸漸淡了。看着、想着，

幾乎不能設想，月亮秀美的身軀，曾經牽引了這麼多的海水和能量。無數的咆哮吶喊，怎麼也撞不開嫦娥緊閉的門窗。有月亮的晚上，把晚上的雜物，照得清清晰晰，一庭如水的清涼，一定是她偷盜了大海的安詳。月亮玩弄洶湧波浪，光暈卻是淡淡黃黃。

真不能設想，嫦娥有時喝茶，有時還偷偷飲酒。月半彎，月上弦。是嫦娥你在笑嗎？一行大雁上坐着個李白的模樣，玉宇瓊樓風過耳，看花瓣微微收攏，聽海水抱怨無常。海風鼓蕩。夜深天涼，是月亮導演了海水的起起伏伏、潮湧潮去，曾讓多少人黯然心傷。在有淡淡月亮清輝的晚上，一個、兩個、三個，大家細細打量走過的來路，一邊默默領受，一邊學會堅強。

從前有個女人，每一根頭髮裡都生出了眼睛；她提着月燈，去看樵夫的夢。輕敲木門，卻震落髮上的明眸亮睛。女人的明眸亮睛條條地飛上了夜空，變成了滿天繁星。樵夫被夢驚醒，推窗看見，月亮站在西邊的屋頂。夜色就這樣把神秘填平，月光藏着風情。樵夫站在星星下面，看着織女星凝望銀河的對岸，寂寥之中是心的天籟寧靜。月亮漸漸爬上了千山之巔，樵夫的夢，慢慢追上月亮的行蹤；坐在青雲上，手搭涼棚。他看不見月亮的眼，那竟是一個女人嫵媚的臉。

長久地賞月，能帶給人無限遐思。月光純潔透明，不斷賞讀它，會感覺到心靈的純淨和想像的神奇。月光下，人不僅得見林中的霧靄和江水的悠遠，聽得見鳥啼和蛙鳴，而且月光下的思緒也變得晶瑩無比起來，甚至能彈奏着獨特韻律。月光讓大自然的美與人的遐思融合在一起；月亮冉冉升起，月下飛來一隻隻蝙蝠，靈感就在這個時候誕生。

人活在世上，心靈不免會出現煩亂，而賞月確能為你尋找一片寧靜，恬淡的心境。正因如此，蘇軾的內心才時時擁有月亮，認知變得深邃達觀；他深深懂得，月——是精神的影像，充滿着膨脹又收斂的心弦。今夜明月人盡望，冷露無聲濕桂花。好美、好美啊！

石頭落地最輕鬆

後來有新認識的朋友到家裡來玩，轉悠到花園裡，看見被我隨意放在各處的黃蠟石，直呼我是「富婆」。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黃蠟石就是「黃龍玉」，有一陣子黃龍玉原石和它雕琢出來的飾品、擺件在玉石市場也被賣起了一定的價格。一時間，我的小花園前所未有地熱鬧起來，大家都擠進去研究起那些「黃龍玉」的純度，又拿了小電筒一塊一塊地翻來覆去地研究它們究竟有多「透」，然後又七嘴八舌地談論起那些石頭的價值……

如此一來，我很難不受影響。朋友們散去了，我又一個人呆在水園裡，看看這塊石頭，看看那塊石頭，便財迷起來，做了很荒唐的舉動，把一些看起來真的很透很潤的黃蠟石搬進屋裡，加了幾分小心收藏起來。有長得好看的，還給配了底座擺在客廳顯眼處，偶爾也會給它上點油，像收藏家朋友教的一樣「養」起來。

一日在客廳搞衛生，拖地的時候，長長的拖把桿不小心撞上那塊被我擺放好的石頭，

石頭落地，因為結實，非但自己無事，還把地上的瓷磚砸出一條裂縫。這一下便平白地惹出了煩惱：早已裝修好的房子換瓷磚實在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忽地想起來從前在書上看過的一個故事，說的是有位老先生天天坐在自己家門口，悠然自得地用一把紫砂壺喝茶，喝的年月長了，紫砂壺被他在手中摩挲得油光發亮，有識貨的人士經過看到，說他的紫砂壺是寶貝，起碼價值幾十萬。結果老先生再喝茶的時候，每天看着自己手中價值幾十萬的紫砂壺，不由得多了幾分小心，再也沒有之前那種悠然自得的心境。故事的最後，老先生終於把那把壺摔碎了，重新換了一把普通的新壺喝茶，又尋回了以往那種悠然自得的心境。

請工人來把瓷磚換掉之後，我又把那些被我小心翼翼地搬回屋內的石頭搬到花園裡，仍是隨意地堆放在花前、盆下，卻覺得它們看起來前所未有的順眼，有了「心中的大石落了地」的感覺，人也變得輕鬆起來。